

# 谷雨还未到,采茶工已基本返乡 今年西湖龙井采摘季结束得有点早

## 龙井今年产量到底是增还是减? 还得等谷雨后的统计结果

本报记者 黄莺 金丹丹 通讯员 李林峰 金晶 文/摄

谷雨渐至,杭州春天的龙井茶茶忙季也到了尾声。今年的茶忙季比往年收得早一些,很多茶村里的采茶工都已经回家了。而往年,要到4月20日前后,从安徽、江西、浙江南部地区赶来的采茶工才会陆陆续续回家。

采茶工提前退场,意味着什么? 今年的西湖龙井会减产吗?



龙坞茶镇的茶农,正在为龙井43号茶树剪茶蓬。

### 龙井43号已采摘结束 有的采茶工上周就回家了

景区双峰村的郭秋芳今年72岁,一辈子和茶田打交道,最爱的就是家里的茶田。今年她家里请来的5个采茶工,上周六就都已经回家了。“原来茶叶有春茶、夏茶、秋茶三季,现在基本只做一季春茶了。”

别看采茶工人都回家了,但是郭秋芳还一直在茶田里采鲜叶,如今的茶叶都已经是群体种了,采来的鲜叶由大儿子手工炒,“我们家清明以后,就不采龙井43号了,茶树都剪好了,而且龙井43要剪得早,老话说,‘今年剪得早,来年早发芽’。群体种还有芽头的,但是5个采茶工养不起。”

她算了笔账,一个采茶工的工资每天130元,还要包吃,大概是150元一天的成本,5个人就要750元,“一个人采茶叶也采不到3斤,1斤茶都炒不出来,肯定养不起了。”

同样,在龙坞茶镇,慈母桥村的陈女士家里的4亩茶地也请了5个采茶工人,上周这5个采茶工人也都回老家去了。“今年清明后有一天不是打霜么,不少平地茶都受冻了,而且挺严重的,那一批茶树都采不了。”陈女士说,有些人家4月12日左右就有茶工回去了,相比往年早很多。

据了解,整个慈母桥村,到昨天为止所有的采茶工人基本都已离开,自己家里还有劳动力的,就在茶田继续采茶,家里没有劳动力

的,就开始剪茶蓬,方便茶叶明年长得更好。

西湖龙井原产地一级保护区的翁家山、龙井、满觉陇、杨梅岭、梅家坞等村,从上周末到这周初,采茶工也陆陆续续走了。

满觉陇村书记陈剑立说,往年采茶工基本上在4月20日离开,今年提前了5天。“3月20日开采,采茶时间25天左右,和往年差不多。”

杨梅岭村村民应敏说,今年家里的采茶工上周末就走了,其他村民家的采茶工也差不多,比往年要早走四五天。

翁家山村的茶农孙斌说,今年村里大部分采茶工在4月10日到15日就陆续返回。“我们家今年叫了27个采茶工,在4月10日左右走了一拨,上周末又走了一拨,今年的春茶目前已经全部炒制完毕,比往年早了几天。”

### 清明时节忽然而来的30℃ 是茶工提前回家的主要原因

今年的采茶工人回家格外早,主要原因有两个:一是天气忽热忽冷,二是群体种鲜叶还不太多。

“今年清明前后的天气太热了,30多摄氏度,茶叶开始拼命长,潜力都拼光了,现在茶芽就少了。”西湖景区农业局工作人员姜新兵告诉钱报记者,茶叶芽也是一批一批长大的,最合适的就是像这几天不冷不热的气温,但是清明前后温度一下子到了30多摄氏度,

大大小小的茶芽就一起开始长大。“那段时间,采茶、炒茶非常忙,加班加点,不然茶叶长得太快、太长,就不好了,或者放得时间太长,就变黄,都会影响品质。”

茶叶提前“成熟”,眼下这个时候群体种鲜叶不太多,而且价格也没之前那么贵,是茶工提前离场的另一个原因。

“现在收购价贵的600~700元一斤,最便宜200多元一斤,不同品质价格不同,一芽三叶的就要便宜很多,但是也还能采到一芽一叶的品种,那个价格还是金贵的。”西湖区农业局工作人员商建农告诉钱江晚报记者,“现在茶农自己家有多少劳动力,就干多少活。”

采茶工人提前回家,今年西湖龙井茶叶产量到底是增还是减?“还说不不好,要等谷雨之后做了统计才知道。”姜新兵和商建农给出了同样的答案。

眼下,茶农们已陆续开始剪茶蓬。姜新兵说,每年茶树的采摘期结束后都需要做修剪,一方面是培育树冠,有利于第二年茶树的发枝,让茶树有更好的长势,提高茶叶产量、品质;另一方面,修剪可以降低病虫害发生基数,接下来天气热了,虫子会多起来,修剪后,病虫害相对来说可以减轻。采摘完后,到下一年开采,基本上要进行三次修剪,在这次大修剪后,在夏、秋两季还会做两次轻度修剪,这两次“轻修”主要是为了打破植物生长的顶端优势,控制高度,方便采摘。

## 180位老人的芳华,他们用歌声纪念

本报讯 银发梳成短翘的时髦造型,身上鲜亮的服装捋得平整,一群平均年龄80多岁的老人围坐一起,眼睛紧紧盯着五线谱,在包厢里放声歌唱。这是一场和180位老人的青春相关的活动。

昨天,在杭州华侨饭店,原空军技术学院制导雷达专业的180位校友齐聚于此,举办他们的第七次,也是最后一次的同学会。

这场关于青春记忆的同学聚会,发起人是81岁高龄的严根松,一位土生土长的杭州人。

他20岁时有幸被选中成为原空军技术学院制导雷达专业的一名学生。“当时全国一共200多人被选中。”他自豪地描述这份



特别的幸运,“那时,我们是第三届,一共有两个男生班,一个女生班。”严根松回忆,学校管理比较严格,“每天早上要跑1500米,晚上半夜紧急集合,同学们都是互相打气才能起床……”

共同的经历让严根松和他的同学们有了很深的感情。2013年严根松召集同学在杭州举行了第一次同学会,78人到场。第二届在上海,160人来了。第三届在广州,168位同学出现了。一直到今年,是第七届同学会,这次也是到的人数最多的一次,一共180人。同学们从齐齐哈尔、昆明、成都、重庆纷纷赶来。

“年纪最大的同学已经86岁了,出于安全考虑,今年这一次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这样相聚了。”严根松说,这一次我们做一个纪念册,微信电话邮箱等联系方式都会记录在册。“希望我们会一直联系,记得我们当初的芳华。” 本报记者 章然 文/摄